

第四十四章 禮物（二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服用藥後，要禁一月**。”費介微微一笑，還是將真正的副作用隱藏沒說。

“您真毒。”範閑盯著老師的雙眼，恨不得咬死對方。

範閑愁苦說道：“那我明天再讓婉兒吃這個藥。”

費介險些一口茶水噴到他臉上，指著他的鼻子說道：“你真強，這京都裏的青樓無數，難道你就非急這一夜？”

範閑啞啞笑道：“因為我知道老師是故意玩我的。”

費介還真拿這個漂亮小子沒辦法，十年前就不是他的對手，這十年後更不是他的對手，隻好氣鼓鼓地站了起來：“難道我是前生注定欠你的？什麼都能被你猜到。”

範閑趕緊陪著站了起來，安慰道：“因為老師心疼我。”

費介忽然看著他的雙眼，沉默了許久，這書房因為是新啟用的，所以本材的味道還在屋中散發著，整個氣氛有些怪異。

良久之後，費介淡淡問道：“來京都這麼久了，監察院你也去過，想來你已經知道了有些事情。”

“知道了一部分。”範閑笑得很純淨，“比如知道了媽，卻依然不知道爹。”

他看著費介的雙眼。老辣毒腐如費介，也感覺到了那股壓力，微笑著轉了話題，轉得頗為巧妙，倒讓範閑一時不好再行逼問：“想來你也清楚，小姐當年左手建了葉家，右手建了監察院。如今司南伯與院長大人，都想著你來接班。隻是司南伯想讓你接手內庫的生意，而院長大人，似乎有想讓你接手監察院的意思。”

範閑搖了搖頭：“老師，您當年給我的那塊腰牌居然是塊提司牌，其實從明白這塊牌子所代表的意思後，我就知道後麵可能會發生什麼。您的意見是什麼？”

“我的意見，其實和院長大人不一樣。”費介顯得有些憂鬱，“監察院離天子太近，很容易被牽涉進那些恐怖的政治鬥爭之中。內庫雖然也是個燙手的大餅，但畢竟要比監察院好掌控一些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。心頭卻在苦笑，心想自己似乎早已經牽涉進那些宮廷鬥爭裏了，就連長公主被迫離開京都，似乎也與自己有些關係。他想了想後微笑說道：“老師不要廢神了，旅途勞累，就先在府裏住下吧。至於今後的事情。先不論我想不想接受母親的遺產，隻怕就算陳院長和...父親想給，也有很多人不願意才是。”

費介點點頭，沉重說道：“事情很複雜啊，而且我看宰相大人，可能在朝中也呆不了太久了。”

範閑眉頭一皺。心想自己的嶽丈大人如今早已從吳伯安一事中擺脫出來，又會出什麼事情？

費介沒有解釋，隻是輕聲問道：“五大人如今在不在京裏？”

範閑沒有一瞬間的考慮，直接說道：“我入京之後，他就離開了好像是去南海那邊找葉流雲，不清楚他有什麼事情。”

費介搖了搖頭，忽然看了範閑一眼，皺著眉頭訓斥道：“聽說你在京城裏喜歡寫些詩，還出了些大名？”

範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老師知道。我從小就喜歡寫些酸酸的東西。”

費介歎息道：“如此看來，那個所謂的販鹽老辛也是你的托辭了。”

範閑嘿嘿笑了兩聲。

費介忍不住又搖了搖頭，看著他說道：“你母親當年何等驚才絕艷，卻最瞧不起酸生腐士。你入京之後，卻盡在琢

磨這些小道功夫，若你母親在天有靈，豈不是會氣個半死。”

範閑聳聳肩，心想自己那老媽前世估計是最恐怖的理科女博士，自然和自己走的道路不同。

費介拒絕了學生範閑留宿的請求。他在京中自然也是有宅院的。準備離開之時，範閑終於忍不住問了一句話。

“老師，當年你和陳萍萍，還有五竹叔，是不是一直跟著我母親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母親大人是不是曾經找你拿過一些藥。”

“什麼藥？”

“嗯...”範閑有些無奈地搖搖頭，“**或者是mi藥。”

費介似乎想起了什麼，臉上出現很古怪的神情，陰陰一笑道：“你才新婚，就需要這些東西了嗎？”

第二日清晨，喜鵲嘰嘰喳喳在枝頭叫個不停，就連那些漸漸趨黃的葉子都似乎沾了些喜氣，變得嫩了許多。朝陽從院子的那頭斜斜映了過來，照得庭院裏淡淡暖色充盈，院間的青草小藥，微斜石徑上麵都染著些露水，看著十分清靜。

吱呀一聲，範閑推門而開，伸了個大大的懶腰，臉上略顯乏色，但雙眸卻是清亮無比。他打了個哈欠，笑了笑，對身後招招手：“還不趕緊出來，一日之季在於晨，你這晨兒，怎麼也賴床了。”

屋子裏傳出林婉兒又羞又急地回答：“沒見過你這麼不害羞的，還不趕緊把門給關上。”

範閑給哈一笑道：“這大清早的，昨個兒大婚，這些下人們都累了，隻怕我們是全院最先起來的。”

括音剛落，便聽著院子前前後後，不知道從哪裏冒出那麼些子人來，男男女女的，朝著範閑拜了下去：“少爺早安。”

範閑被唬了一大跳，趕緊回房，關門。

過了一時，丫環們進來服侍新婚夫妻二人洗漱完畢，這才穿好衣裳往門外走去。範閑小心翼翼地扶著婉兒的手，看著自己妻子那張宜嗔宜怒的臉蛋兒，微笑說道：“昨天夜裏陪老師了一陣，所以時間短了些，今天晚上補回來。”

林婉兒自小生長在宮中，謹行慎言，如今卻嫁了個最喜胡言亂語的夫君，臉上一羞啐道：“又不正經。”

範閑牽著她微涼的小手，微笑正色道：“自湖邊之後，咱們就開始斜看經書了。”

“你又來了。”

“從今日起，要稱呼為夫作相公。”

“是，相公。”林婉兒羞答答又聽話的模樣真是惹人疼愛。

範閑聽著相公二字卻想到了麻將，又想到自己這一生奇妙遭逢，想到昨夜癡狂，想到**之美，想到被皇帝趕出封地去的長公主，不由微微笑道：“我確實好象比別人多摸了幾張牌。”

入京至此，他終於找到了幸福的感覺，忍不住低聲吟唱：“ONENIGHTIN京都，俺留下許多情。”

他懷裏的林婉兒睜著一雙無辜的大眼睛，一個字兒都沒聽明白。

...

從花園一角轉入範氏正府，又是好一番熱鬧，仆婦下人們分列兩邊迎著新婚夫婦，都知道這位少奶奶是個了不得的人物，昨夜大婚之時，宮裏的連環賞已經震住了所有的範氏族人。

喝完了媳婦茶，範建和顏悅色地讓二人起來，又與婉兒說了幾句林相身體如何的閑話，便讓二人自安。看著新兒新婦般配模樣，司南伯自是老懷安慰，而範若若在旁也是滿心為哥哥高興。

二人回到自己院裏，便又聞著院外一陣嘈雜，小衙開門一看，才發現原來是京郊範氏田莊的人們來送禮來了。這

些人自然不需要範閑與林婉兒親自去見，隻是隨意打發了事，倒是藤子京夫婦二人今天也來了，讓範閑有些詫異。

“腿好了？”範閑坐在主位上，關心地看著藤大的腿。

藤子京笑道：“早就好了，就是走起來還有些不方便。”

範閑對身旁的林婉兒微笑說道：“有些日子給你送去的獐子肉，白麋子肉，就是藤子京給拾掇的。”

林婉兒微微一笑，略點了點頭，不過一夜功夫，就從一個少女變成了持重的主母形象，不能不說，人生的變化總是這樣突然。

略說了會兒話，藤子京夫婦便被領著去歇息，出門之後，藤子京的媳婦好奇小聲說道：“這位少奶奶倒挺貴氣，隻是身子骨似乎有些弱，怕是配不上少爺。”

藤子京唬了一大跳，訓斥道：“少奶奶可是位真正的貴人，當心旁人聽了去，生撕了你這張嘴。”藤子京媳婦兒看著還有些少婦餘韻，不置可否笑道：“隻是看著新娘子還沒新郎館俊俏，有些好笑。

藤子京也笑道：“這京都裏，要找個比少爺生的更俊的姑娘家來，還真不是那麼容易。”

話說另一頭，澹州祖母的禮物在路上耽擱了數日，今天也終於到了範府。範建自然出府去迎，也讓人通知了這邊的小兩口。範閑滿心歡喜，拖著婉兒的手便往院口走，一麵走一麵說道：“奶奶最疼我的，可不知道她會送咱倆些什麼。”

到了府門口，範閑愣在了那裏，他是斷斷然沒有想到，祖母送給自己的大婚禮物竟然是一個人。

思思姑娘滿臉歡愉地看著自己服侍了好幾年的少爺，已是盈盈拜了下去：“見過少爺，見過少奶奶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